

翠袖乾坤

查小欣

丁子高：我想再追個女兒

恭喜丁子高初為人父，他早在千禧分娩前已答應在千禧生產後，當一切安頓下來，他會第一時間接受《查篤撐》訪問，講他的新爸爸日記。向來嚴管千禧飲食的他親自設計補身及谷奶湯方給千禧，他又會否讓BB Torera接拍有八百萬酬勞的廣告？千禧會何時復工？一素得男丁的丁子高想追多個女兒，千禧答應嗎？

天言知玄

楊天命

尊重過去

年輕時很喜歡問身邊人這問題：如果以前可以倒流時間，你會改變過去人生中的哪一件事？最近看電影《黑超特警組3》，男主角便面對了類似的抉擇：身為追捕違法外星人的特警，發現拍檔兼恩師被追到過去，他當然義不容辭地追到四十年前，去把歷史還原，但卻被迫面對一個可怕的选择：原來若果要他的拍檔生還，他的父親便要死；若他想扭轉沒有父親的童年，他則要眼白白看著拍檔被外星人殺死。

琴台聚火

琴台聚火

人生幕落後

高陳之瀟，原來也不過想以二、三篇總結，結果仍然餘興未了，欲罷不能。陳之瀟散文寫得美，他的譯文也是妙筆，也生花，玲瓏剔透，引人入勝。讀譯文，最怕硬譯或直譯，恍如撫觸石頭，是冰冷的，缺乏生意。好的譯文要做到信、達、雅。嚴復指出：「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其實，達到這三個的要求，翻譯便是一次再創作了。反正，譯者筆下要靈動，讀者才能心動。

琴台聚火

只有哀鳴，只有頹廢。像艷麗的容顏逐漸失去了光澤，像海邊的泡沫快速的沒入細砂。即使沒有雷聲與閃電，它的黯淡如潮濕的岩石，它的飄渺如沒有聲息的落花。最後，所留下的是無窮的死寂，如環繞在貝多芬耳邊的死寂；天，是無邊際的藍。地，是無盡期的聲。

琴台聚火

從以下陳之瀟所用兩句簡潔的話，來闡述西方科學廣義的「相對論」，便可見其除了：空間作用於物質，告訴它如何運動；物質作用於空間，告訴它如何彎曲。生活的科學述語，在他的巧筆點化下，成為有形的思維，物化生色。難怪董元方這位哈佛博士，也為之傾服不已——陳的腦袋是怎麼長的呢？有時令人驚異到恐怖的地步。就是當代科學家的作品經他譯出時，竟有這麼晶瑩的漢字詞語，如此自然地流淌，似山間的瀑布。水的內容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外在的形式，美得玲瓏。

琴台聚火

英文原文是這樣的：Things do not explode, they fail they fade, as sunlight fades from the flesh, even love's lightning flash has no thunderous end. It dies with the sound of flowers fading like the flesh from sweating punice stone, everything shapes this with the silence that surrounds Beethoven's head. 陳之瀟已隨風飄逝，屬於他個人的人生戲也落幕了。於他來說，天地已是無邊的聲音，無盡的藍，但他的文采風流仍然流淌在讀者，在你我的心間。

閱讀時光

有位女友仲春時節去了南方一個小鎮，租下一間小小的老房子，每天做的事兒，就是悠然捧着一本紙質的書，靜靜地讀。她說，客居在浸潤水鄉歲月的老房子里，只有讀紙質的書才有味道。船夫以及小販的吆喝，隱隱約約地從窄窄的河道，從瀰漫着水氣的小街上傳來，黃黃的書頁慢吞吞地從指尖下翻過，確有點兒懷舊的小資情調。若是mp4之類的電子閱讀，就只適合在火車、飛機上。

網上圖片

台北之憶念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台灣文藝電影和時代曲排山倒海地湧向香港，又有遊高維烈丁公園及九份熱潮，人們話題都談誠品書店和士林夜市、東區陽等，遊台遊成了前後七、八十年間台灣出遊的熱點。可是踏入上世紀九十年代給民進黨陳水扁等陣一打，遊台遊變了以日本、泰國為重心。由此看一個地方之「旅遊熱」也是有時勢潮浪的。

享受閱讀時光。

享受閱讀時光。

荔枝與詩人

今年的荔枝，「妃子笑」很甜，反而「糯米糍」帶着少許酸味，不知是否和「糯米」收成不好有關。既貴又沒有往年的甜美。說起荔枝，最易想到的是唐朝杜牧的《過華清宮》：「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最早出的荔枝名曰「妃子笑」，不知名字是否由此而來。

萬城目學的推理式

一般人都會把萬城目學歸類為「歷史」或是「地理學」的作家，那當然也是理至易明的定位判斷，不過我想提出一點補充，就是他一直以來其實都是混雜類型的小說能手。他的小說能廣為人注目，我認為與內裡常存的推理小說基因不無關係。

隨想國

笑「很甜，反而「糯米糍」帶着少許酸味，不知是否和「糯米」收成不好有關。既貴又沒有往年的甜美。說起荔枝，最易想到的是唐朝杜牧的《過華清宮》：「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最早出的荔枝名曰「妃子笑」，不知名字是否由此而來。

路地觀察

史系「又或是「地理學」的作家，那當然也是理至易明的定位判斷，不過我想提出一點補充，就是他一直以來其實都是混雜類型的小說能手。他的小說能廣為人注目，我認為與內裡常存的推理小說基因不無關係。

杜亦道

紅寶石等酒樓早茶品茗，在「梅子」或「芥菜」吃台灣菜，在「海霸王」吃台式海鮮。那些年台北之消費比香港便宜三分之一以上，去到那邊消費少少享樂多多，每次都找林青霞、葉倩文、湯蘭花等台星一敘，日子過得忙碌而愉快。現在這一切都成為生命的回憶了。轉眼過了一、二十年，今日則垂垂老矣，台灣潮也成了歷史，那時台灣返港，「新東陽」牛肉乾、鳳梨酥，甚至台式「刺騎馬」都是當時手信，回憶起來那些都是好日子。今時今日也有不少內地明星，如李冰冰、范冰冰、高圓圓等亦是一批一批來，但已沒有了以前、高圓圓訪港那陣子一種歸屬感。時移世易一切都在變，人們變得現實，而更忙碌，但生活彷彿仍舊有一般懷念那些年密密遊台的時光，但生活工作一切不會走回頭，不會讓人再浸浴昔日回憶和歡笑，人就是如此長大了，老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真的是一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煩憂。有此感慨，是因為我們眼前的日子都過得不算暢順愉快吧。